

條辨

原病
上焦

溫病

論
元

同治癸亥

孟秋鐫版

重刊溫病條辨序

甚矣溫病之難治也。後人誤於熱病，而為寒之類一語，輒與傷寒同治，而作俑者，乃陶節庵識陋膽薄，不敢用麻桂，代以羌獨荊防，施之四時感冒，市醫乃謬襲其法，無論其不能治溫病，先已不知治傷寒。長沙傷寒論太陽篇，特揭溫病被火之戒，辛溫之藥，卽與被火同，一逆再逆之說，言之痛心。醫者顧忍於此，莽措方耶。櫟李沈目南溫病論，獨具卓識，一洗古人之陋。至吳醫葉氏書出，溫病起於

手太陰之氣益大暢其旨更無餘蘊。吳鞠通力守
葉氏說辨溼溫尤精。謂溼溫不得與溫熱同治。猶
之溫病不得與傷寒同治。開示後學厥功偉已。此
書風行海內。兵燹後坊間板已不存。紀雲卿太守
冀其流傳之廣。捐貲重刊。余稍知醫。爲敘其原始
如此。夫醫仁術也。刊醫書仁心也。然醫書豈盡可
刊者乎。若雲卿則可謂善擇矣。

同治三年五月望日姻愚弟程宇光
拜書

海陵紀氏重刊溫病條辨序

淮陰吳鞠通溫病條辨一書導源於仲景吳氏天
士葉氏與仲景傷寒論並峙爲醫家兩大法門厥
功偉矣流播弗廣俗目多瞶鍼石誤運天札繼乘
嚮之壽民今爲殤子可勝歎哉吾鄉紀雲卿太守
性倜儻輕貲財事無纖鉅遇有濟於物者輒勇爲
之癸亥春余奉諱里居昕夕過從惻然憫病溫者
之多而治者之不果效也迺商購吳氏書密加讐
校重付手昔人謂病萬變藥亦萬變良工治十

起九如見五藏癥結拙者失理以瘡爲劇以生爲死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誠有慨乎其言之也雲卿此舉其爲功於醫門甚鉅業醫者取是書而精研之譬之涉迷津而得寶筏入暗室而燃九光庶乎免於昌黎韓子以豨苓代昌陽之誚則鞠通爲長沙之功臣雲卿不又爲淮陰之功臣哉余嘉雲卿力求濟物之志益冀是書傳布之遠俾處方者之獲審精要也爰因剞劂之竣仍爲述其緣起如此

同治三年太歲在閏逢困敦天中節前二日姻愚
弟錢桂森拜識

重刊溫病條辨自序

溫病不必多殺人。以余觀於鄉。當春夏之交。病溫之家。勿藥死者什二三。藥而死者什七八。始而羌防。繼而柴葛。終之以大黃芒硝。病不起。醫則曰法已盡矣。嗚呼。法果已盡耶。心竊憫焉。思所以挽回補救之而不得。壬戌冬。余親家錢犀庵編修歸自京師。犀庵故知醫。遂就商之。犀庵謂審證之細。用法之巧。而捷未有過於吳氏溫病條辨者。且曰。是書出既晚。兵燹後。黎棗不存。君能續刊之。以廣

其傳所爲挽回補救之不得者其庶幾乎明年三月
月庠庵復北行予亦東返子由橋新居長日多暇
迺購吳氏書果不可得親朋家間有見者率多錯
脫無善本最後於顧鐵庵廣文假得之乃慈谿葉
氏重刊本也急付手民逾月而竣事讐校之役凡
五易版而後畢蓋慎之也予不知醫於吳氏莫能
贊一詞略述其原始於簡末以待庠庵之歸而序
之也

同治二年七月既望泰州紀恆慶自識

原序

夫立德立功立言聖賢事也。塘何人斯敢以自任。緣塘十九歲時父病年餘。至於不起。塘愧恨難名。哀痛欲絕。以爲父病不知醫。尙復何顏立天地間。遂購方書。伏讀於苦塊之餘。至張長沙外逐榮勢。內忘身命之論。因慨然棄舉子業。專事方術。越四載。猶子巧官病溫。初起喉痺。外科吹以冰硼散。喉遂閉。又遍延諸時醫治之。大抵不越雙解散。人參敗毒散之外。其於溫病治法。茫乎未之聞也。後至

發黃而死。塘以初學未敢妄贊一詞。然於是證亦未得其要領。蓋張長沙悲宗族之死。作玉函經爲後世醫學之祖。奈玉函中之卒病論。亡於兵火。後世學者無從倣效。遂至各起異說。得不償失。又越三載來。遊京師。檢校四庫全書。得明季吳又可溫役論。觀其議論宏闊。實有發前人所未發。遂專心學步焉。細察其法。亦不免支離駁雜。大抵功過兩不相掩。蓋用心良苦。而學術未精也。又遍考晉唐以來諸賢議論。非不珠璧琳琅。求一美備者。蓋不

可得其何以傳信於來茲塘進與病謀退與心謀
十閱春秋然後有得然未敢輕治一人癸丑歲都
下溫疫大行諸友強起塘治之大抵已成壞病幸
存活數十人其死於世俗之手者不可勝數嗚呼
生民何辜不死於病而死於醫是有醫不若無醫
也學醫不精不若不學醫也因有志採輯歷代名
賢著述去其駁雜取其精微間附己意以及考驗
合成一書名曰溫病條辨然未敢輕易落筆又歷
六年至於戊午吾鄉汪瑟菴先生促塘曰來歲已

未濕土正化二氣中溫厲大行子盍速成是書或
者有益於民生乎塘愧不敏未敢自信恐以救人
之心獲欺人之罪轉相倣效至於無窮罪何自贖
哉然是書不出其得失終未可見因不揣固陋黽
勉成章就正海內名賢指其疵謬厯爲駁正將萬
世賴之無窮期也淮陰吳塘自序

原序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醫仁道也而必智以先之勇以副之仁以成之智之所到湯液鍼灸任施無處不當否則鹵莽不經草菅民命矣獨是聰明者予智自雄涉獵者穿鑿爲智皆非也必也博覽載籍上下古今目如電心如髮智足以周乎萬物而後可以道濟天下也在昔有熊御極生而神靈猶師資於僦貸季岐伯而內經作周秦而降代有智人東漢長

沙而外能徑窺軒岐之壺奧者指不多屈外是纏
一家言爭著爲書曾未見長沙之項背者比比所
以醫方之祖必推仲景而仲景之方首重傷寒人
皆宗之自晉王叔和編次傷寒論則割裂附會矣
王好古輩著傷寒續編傷寒類證等書俗眼易明
人多便之金元以後所謂仲景之道日晦一日嗟
夫晚近庸質不知仲景甯識傷寒不知傷寒甯識
溫病遂至以治寒者治溫自唐宋迄今千古一轍
何勝浩歎然則其法當何如曰天地陰陽日月水

火罔非對待之理人自習焉不察內經平列六氣
人自不解耳傷寒爲法法在救陽溫熱爲法法在
救陰明明兩大法門豈可張冠李戴耶假令長沙
復起必不以傷寒法治溫也僕不敏年少力學蒐
求經史之餘偶及方書心竊爲之怦怦自謂爲人
子者當知之然有志焉而未逮也乾隆丁未春萱
堂弗豫卽以時溫見背悲憤餘生無以自贖誓必
欲精於此道廬墓之中環列近代醫書朝研而夕
究茫茫無所發明求諸師友流覽名家冀有以啟

迪之則所知惟糟粕上溯而及於漢唐洊至靈樞
素問諸經捧讀之餘往往聲與淚俱久之別有會
心十年而後泊泊焉若心花之漫開覺古之人原
非愚我我自愚耳離經泥古厥罪惟均讀書所貴
得間後可友人吳子鞠通通儒也以穎悟之才而
好古敏求其學醫之志略同于僕近師承于葉氏
而遠追踪乎仲景其臨證也雖遇危疾不避嫌怨
其處方也一遵內經效法仲祖其用藥也隨其證
而輕重之而功若桴鼓其殆智而勇勇而仁者哉